

未公开的心灵探访 未公开的心理历程

未公开的

采访手记

◎ 赵李红 著

采访人物

崔永元 池 莉

冯小刚 张召忠

黄永玉 金丽红 刘震云

刘 恒 老 鬼 莫 言 石钟山

吴冠中 汪曾祺 徐贵祥 阎连科

未公开的

采访手记

◎ 赵李红 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公开的采访手记 / 赵李红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054 - 6

I. ①未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名人 - 访谈录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8594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 话:(010) 65228880 65244790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(发行部)

(010) 85113694(邮购)

网 址: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65244790@163.com(出版社) 65228880@163.com(投稿)

65133603@163.com(购书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开 本:170 × 230 毫米 1/16

印 张:12.5

字 数:212 千字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10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:201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126 - 0054 - 6/K · 588

定 价:25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吴先生，请开门（代序言）

一

在本书即将开印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一个短信：“李红：吴先生昨晚走了，我正从新加坡往回赶。”这是2010年6月26日中午，吴冠中先生最大画展“东西贯中”策展人钱晓鸣先生的短信，当时，我正参加北京美术家协会举办的“北京意象——如诗如画门头沟”大型艺术创作采风活动。山里断断续续的信号，让我比发信时间迟看了近两个小时。

2010年4月，听说吴先生住院后，一直盼得到他的消息，也一直怕得到他的消息。6月16日端午节那天，得知他的病情稳定，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

突然的噩耗，让我在返京的车上就开始四处联络织网，酝酿明天的报道。得知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正在飞往重庆，参加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新作展开幕式。落实了晚上会有他的悼念文章传我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因为刚刚过去的三月，吴先生曾几次去中国美术馆参加老同学朱德群和朋友乔十光的画展。这是他逝世前最后的公开亮相。我又赶紧通知本书的责任编辑，我要写点悼念吴先生的东西放到书里面，所以这篇悼念吴先生的文章就当作序言吧。

当时，我开车直奔方庄，赶到吴先生的家迈出车门的一刹那，我才猛然意识到，去采风穿的竟是红裤红鞋。

在吴先生临街的那5米书房窗前停车，在那盏一直没有盼亮的灯前泊心。在吴先生辞世后的第一个傍晚，我在回忆中找他。

没像往常那样，把车停放在街南十字路口的停车场，然后走到单元门门禁前报到：“吴先生，开门，我是‘以红’。”

没像往常那样，听到吴先生从门禁里传出的声音——“噢，李红。”此时此刻，缩在车里，忍了一下午的泪滂沱而出。

曾跟吴先生开玩笑，说他浓重的江苏口音叫我李红，我总听着像“以红。”玩笑过去很久，谁知，去年底，请吴先生在新书《吴冠中百日谈》签

名时，他竟签上“以红存念 吴冠中 2009 年 12 月 17 日。”我看了一愣，脱口而出。待我反应过来，吴先生似乎意识到什么，又在前面加了个“赵”字。我连忙说“没事，以红挺好的，以后笔名就是它了。”

不料，下次再去吴先生家，他重新签了名的《吴冠中百日谈》，扉页上，竟是大大的“李红留念 吴冠中 2009 年 12 月 18 日。”如今，这两本书都被我珍藏着。

2010 年 4 月底的一天，见到《光明日报》著名记者、作家韩小蕙老师时，她告我吴先生住院了，约我一起去探望。我们尚未成行，5 月 12 日，她又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听单位领导说吴先生的病情严重。当晚，我给吴先生的学生发短信说想去探望。第二天一早得到消息说，吴先生昨晚睡着了，今早告诉他。让转告小蕙，待治疗一段稳定了让我们再去。6 月 16 日是端午节。从吴先生的学生那里得知，先生的病情稳定。我俩期待他再次战胜疾病，早日康复。

天渐渐地暗下来，我没有等到吴先生书房的灯光亮起来。

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出出进进，我没有看到小时工陪着夫人朱碧琴阿姨出来遛弯儿的身影。

窗户里亮起了灯，却是一楼的复印室。那是吴先生曾给我复印他的文章的地方。

2006 年 1 月 22 日，“吴冠中 2005 年书画艺术新作展”在中国美术馆闭幕。展览展出了吴先生 2005 年创作的水墨画作品 35 件，书法作品 25 件。其中书法作品是首次与公众见面。2004 年，吴冠中先生身体不好，少有新作。2005 年，86 岁的吴先生身体好转，似“老牛反刍”，又行创作、创新。他开始对中国书法造型、字体变化以及汉字与人间形象的亲疏因缘给予了新的关注，不以书法家自居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创意组合，表达画思和文心。

漫步展厅，一幅幅被造型、变形的汉字书法穿插在绘画作品之中，交相呼应，相映成趣。不仅是这些第一次谋面的“新产品”，深深吸引我的还有吴先生的自序文字：“从艺以来，如猎人生涯，深山追虎豹，弯弓射大雕。不获猎物，则如丧家之犬，心魂失尽依托。在猎取中，亦即创造中，耗尽生命，但生命之花年年璀璨，人虽瘦，心胸是肥硕壮实的。”肥硕壮实的心胸是这些作品的产房，我想听听来自产房的声音。

我当即拨通电话与吴先生约采访时间。



吴先生笑答：“值得吗？你先看展吧。”

“我就在展会上。您下午有时间吗？”我说。

“时间看你方便吧。”

“您定吧，我几点都行，您午睡起来吧。”

“我中午不休息，我是以逸待劳，你还要跑路，就你方便好了。”

电话里，我提到他的展览自序很好，准备抄写下来。吴先生说，他去复印了给我。我不肯劳累老人家，坚持自己去。他说他楼下就可以复印。吴先生开门，吴夫人随后，一眼看见他和她。迎门墙上，挂着吴先生的书法作品“他和她”，跟刚才在展厅看到的一样。对面架子上摆着夫妇俩的照片，我脑子里立刻呈现读过吴先生的散文《他和她》，相濡以沫的二人世界有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还没落座，吴先生就把复印好的自序递给了我。

我双手接过，心动，情动。

谈笑间，吴夫人起身离去，回来时加了一件暗红色的中式上衣。红衫映白发，显得精神焕发，颇有些过年的气息。朱阿姨告诉我，衣服是儿子买给她的。“过年怎么过啊？”我问吴先生。“我们不过年，不过节，不过生日。”“啊？那三十全家也不聚聚吗？”“不聚。都在各自家里看看电视，跑来跑去太麻烦。”“这样啊？”我有些不解。吴先生说，老伴前年第三次脑血栓，昏迷7天不省人事。结果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自己当时也在另一家医院住院。他说，我们这个年龄，生活的美丽都过去了，所以也不羡慕别人。“那除了画画，您们平时还有什么爱好？”“没什么爱好，就是散散步。现在家里唯一的音乐就是这个。”说着，他起身走进屋里。我以为会是拿出一个什么稀奇的电子产品。没想到，吴先生拿出的竟是一根拐杖，一边比画着一边示意，唯一的音乐就是拐杖触地的笃笃声。

他和她每人一根。有时是独唱，有时是重唱。他和她的世界很美丽，他和她的世界很孤寂。走出吴先生家门，我想着情动，不让泪动。

二

2008年12月25日圣诞节。下午，报社搞干部轮岗，三位部主任竞聘我们文化部主任。让我记住这个与我不相干的日子的原因是，开会前一会儿，吴先生来我报社了。

吴先生的学生在电话告诉我，一会儿来送吴先生明年初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捐赠作品展的请柬。我坚持要去取。对方说路过这里，现已在路上。

车停在新闻大厦门口。我裹着大衣跑出去，学生从车上下下来迎我。我俩说了一会儿，我才得知，吴先生也来了。

我钻进车里和穿着羽绒服的吴先生握手，他的手很温暖。

坐进车里，他递我一个白色的四方信封，是他2009年1月16日开幕的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“我负丹青——吴冠中捐赠作品展”的请柬。

还没等这莫大的喜悦心情酝酿成有分量的谢意表达，吴先生让我再度地惊喜若狂。他展开了一幅已裱好的、色彩缤纷、触目惊心的“母亲”——红绿黑相间，彩点斑斓，拟人的形态趣味横生。这是一幅吴先生2006年的作品。

我曾经说过，我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母亲。没有母亲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吴先生记住了。于是，在他整理自己的作品时，看到这幅，想到需要“母亲”的人，就情真意切地把我没有的一切补给我。

心动情动，话语难动……

2002年3月14日，“无涯惟智——吴冠中艺术里程展”要在香港艺术馆举办。2月26日，我收到了吴先生寄来的请柬。下午，我给吴先生打电话，告诉他请柬收到了。他说，香港的画展汇集了他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2001年每个转折期的代表作100多幅，是他历次画展中作品最多的一次。

如此重要的展览，我立马建议吴先生和朱阿姨都穿今年最流行的唐装去。我说春节我就给父母定做了。吴先生笑着说自己喜欢。老伴因身体原因也不去。

去看吴先生最大的展览，我天天期待着港方邀请函的到来。可是，香港那边的邀请函最终还是寄晚了，收到时，离开幕仅剩三四天了。吴先生说，被邀请的国内五位记者看来都来不及办港澳通行证了。

神州国旅主事的朋友告诉我，不可能。加急也得五个工作日。

神通广大的朋友助我成行，人在大会堂开两会，心惦着怎么把我送走。那两天，首长秘书成了我的秘书，专盯此事。

神州国旅主事的朋友说，从来没有过，简直是奇迹！

3月14日傍晚，当我出现在香港艺术中心时，穿着西装、瘦小的吴先生已被嘉宾层层包围。我离得远远的，边吃着冷餐会上的点心，边听着翻越人墙而来的吴先生的报告，想着自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，从机场被香

港警察领出了“绿色通道”，有点小得意。开幕式过后参观开始，我与吴先生在楼上展厅相遇才得知，我是大陆到来的唯一记者。

4月22日是个我忘不掉的日子。下午，我刚刚从吴先生家的电梯下来，就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，说母亲查出了直肠癌，被医院留下住院了。

边走边哭，边哭边走。走出好远，才想起车还停在吴先生家小区的院子里。

母亲没有被我们的孝心留住。在为她送别的时候，我想让吴先生的字来送喜爱琴棋书画的母亲远行。

母亲的大舅王森然，是著名的教育家、画家、中央美院的教授。母亲一手好毛笔字早年就由大舅启的蒙。上小学时，大舅从北京回老家，送给母亲的毛笔，母亲连做数学演算都用它。一手好字人见人夸。

那天，我鼓足勇气给吴先生打电话求字。吴先生让我第二天去取。

“一生克己为人，梅香长留人间。”上句是我提供的，我说母亲的小名叫梅若，下句是吴先生题的。几年后，我遇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郑鲁南，她告诉我，那天我打电话时，她正在吴先生家。她是吴先生著作《画里画外》的责编。

2008年的圣诞节，吴先生亲自把“母亲”送回我的生活里。我用手机拍下“母亲”，发给我的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。我们每天又能和“母亲”在一起了。

三

一条短信提醒我，该回家去为明天的报道做采访了。短信是中国美术馆转来的范迪安馆长在重庆出差用手机短信写成的400多字的悼念文章。这是我收到的最长的手机短信。

当晚，我一直设法和吴冠中先生的长子吴可雨取得联系。得知，他受父亲委托，6月24日去香港艺术馆，再次捐出吴先生五幅最新的水墨作品。此刻，他正在赶往北京的途中。

那次去香港，吴先生担心我一人出行有困难，走前，不仅在一张卡片上给我写了香港艺术中心馆长助理的电话，也给我留了他三儿媳的手机，说她们团正在香港演出，有问题可找她。此时，我第一次拨打周凤女士的电话。她说，父亲昨晚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，此前他一直清醒。



我们虽有心理准备，但一直认为还会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感到很突然。

6月27日早上，在朋友帮助下，我终于和吴可雨先生联系上。他在电话里接受我的独家专访。他说，自己一直都陪伴在父亲身边。受父亲之托，6月24日周四，代父亲去香港艺术馆捐献最新作品。走前他父亲的状况稳定，心想快去快回，没想到，周五晚上就突然呼吸衰竭而辞世。

吴可雨告诉我，父亲生前有交代，丧事从俭，不设灵堂，不留骨灰。他说：“你们找我就到我的作品里，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。”这句话，我用做了当天报道的标题。

在电话里，应我的要求，吴可雨给我统计了近年来父亲给各美术馆和杭州母校的捐赠作品，一共是400余幅。

有报道说，吴先生捐赠的作品价值有17个亿。

一直以来，吴先生的作品都有着“天价”的国际市场。可吴先生却跟孩子们说，我的作品不是遗产，我要捐给国家。我的房子、钱你们可以分掉。他不仅捐出自己的作品，还捐出自己的藏品。包括他结婚时，母校校长林风眠、陈之佛送的画。吴先生说，凡是进得我家门的都是好东西。

此刻，我想看到它们——吴冠中先生临终前最后捐献的五幅作品：《休闲》、《幻影》、《梦醒》和《巢》，四幅2010年的新作；另一幅是2001年创作的《朱颜未改》。

去年为做一组“走进名家书房”的报道，我第一次走进了吴先生的袖珍书房——写下了《吴冠中 栖5米书房 著乾坤文章》；2009年12月8日，我的同事骆玉兰在副刊编发了吴先生《老人洗澡》的散文。吴先生描述了很久未洗澡的却因家里的热水器故障没洗成。他按着程序操作，放了水就回去工作，他不知热水器有个“习惯”，要关了，再开一次才热，所以放了一池子凉水。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然后还是自己赤脚把凉水一盆盆淘出，最终没有洗成。

这两件事让许多读者感慨万分。画画比印钞还快，捐出几个亿的“最贵的老头”，为什么还住在“螺蛳壳”里？90岁高龄的大名人洗澡会如此困难？

2010年3月4日，吴先生的艺术启蒙人、一生挚友、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朱德群先生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吴先生当天上午、下午两次到展馆，先是不放心四处借来的展品是不是朱德群最好的作品，待亲眼确定后，才放下心来。下午，他又出席开幕式，与观众一起参观，并一一

讲解。一口水没喝的吴先生嗓音沙哑，当我提出让他去休息室喝水时，他却说，习惯了。返回时，我搭吴先生的车。他嘱咐忙了一天的学生，一定先送我回家。而我们俩一致认为先生今天太累，于是“抗旨”先把他送到楼下。

去年5月份，给吴先生大照片做的拉米纳一直在我车的后座上放着，准备找时间送去。那些天，我感觉就是吴先生坐在我车上。

2009年2月底，吴冠中183幅捐赠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《海内与海外》杂志副主编朱小平想拍张吴先生的照片做封面，让我跟先生联系。吴先生说，别麻烦人家了，我有现成的。说着从书房拿出一卷，告诉我是上海做展览时拍的，让我挑。我挑了一张带回去准备翻拍。

照片是黑白的，杂志没用上。我喜欢这张照片，就拿到图片社做成了拉米纳。因为再过三个月，吴先生要迎来九十大寿，我想送给老人家当生日礼物。给吴先生送去时，吴先生连说，不值得，不值得，还让你辛苦。我说，不辛苦，这张照片拍得特好，来之前，我还跟它合了影呢。

6月27日上午，电话采访吴可雨先生后，中午，我去给他送昨晚赶出来今天见报的“悼念大师”两个版的大样。门开了，迎面就是吴先生的照片。此时，它已被家人挂起来用做遗像。遗像下，蓝白花扎染台布上摆放的是那套凝聚老人家一生心血，九卷本的《吴冠中全集》。

在遗像前长鞠。

我，心恸泪动。

赵李红

2010年8月



目 录

(被采访人按拼音顺序排列)

采访人物:池莉

我当然很保护自己的私生活。这本文字集里有我的人情往来吗?有我的闺中密友吗?有我的个人衣橱吗?有我的牵涉到异性的情感经历吗?一概都没有。这里并非私生活,这里是一种思想历程,更与生命成长有关,与思想成熟有关,与个人世界观的修养有关。 1

采访人物:崔永元

38年的日子,崔永元一步一步走过来。与同龄人酷似的经历,让读者在搜索他的“人生乐章”时找不到那种起伏跌宕、激动人心的片段,然而,透过那极其朴实的不同时期的照片和从容道来的酸甜苦辣、生活细节,便油生一种亲切感:他像我们的同学、邻居和熟人,仿佛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。 8

采访人物:冯小刚

“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,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。”冯小刚说,写作当中,不经意间总和往事相遇,和朋友相逢。比如王朔,比如韩三平、张和平、郑小龙他们,每个时候都会出来托你一把。他们的点滴教诲是一种力量..... 15

采访人物:黄永玉

提起黄永玉,很多人会谈论他的版画杰作《阿诗玛》,会评价他的1980年的《庚申年》猴票。一代鬼才黄永玉以其天纵之才,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坐标,在艺术和商业两个领域均已取得极大成功。 21

采访人物:金丽红

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就要服从市场规则,必要的宣传是提供一种告知服务。



这种服务既有利上家也有利下家。既然选定了作者的书,出版者就要尽可能完成服务的最大化。不仅要将书装帧设计得漂亮、优质,更要为作者争取较好的经济回报。 29

采访人物:老舍子女

舒乙说:我父亲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慈父,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。依我看,上一代中国男人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。父亲是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人,所以比较复杂,是个复杂的父亲。 38

采访人物:老鬼(杨沫之子)

读《母亲杨沫》,给我印象更为深刻,撞击也更为巨大的,还是作者在作品里写到的因种种原由所造成的亲情的泯失,母性的淡薄。在“文革”的极左政治的高压之下,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不是彼此保护,而是被迫相互揭发,并且招招险狠,直取对方的政治生命..... 46

采访人物:刘恒

我想骂大街,可是人家听不见。想抽他,又不知道他是谁(笑)。你在街上走,楼上的人朝你泼脏水,你昂着脑袋找不着是哪个浑小子干的。咱们清清爽爽一个人,招谁惹谁了?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,确实想骂人,非常不舒服。

..... 53

采访人物:刘震云

从感情和感觉上讲,《一地鸡毛》是多年之前的事了,《一腔废话》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了。我应该开始另一段新生活了。《手机》的语言、情绪和节奏,与前两者会有一种告别,既不会像《一地鸡毛》那么琐碎,也不会像《一腔废话》那么张扬。 76

采访人物:莫言

我的故乡把那种说话无边无沿、信口开河的人,叫做“炮人”,对这样的孩子,就叫做“炮孩儿”。一旦某个孩子被称为“炮孩儿”,这个孩子的话,就没有人会相信了。但同时这个孩子也就获得了一种胡言乱语的权力。同样的话,从别的孩子嘴巴里说出,可能会给家长带来灾难,但从“炮孩儿”嘴巴里“炮”出来,大家就不会在意。 89

采访人物:石钟山

直到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的热播,让我对石钟山一下有了亲近感。他自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,16岁当兵离家,经历跟我哥哥姐姐有很多相似之处。《激

情燃烧的岁月》热播时……他断断续续看了两遍。他觉得电视剧从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,但作为作者还是感到了其中的许多遗憾,因为电视剧的格式局限了石光荣这一人物的内心层次。…………… 95

采访人物:汪曾祺

有钱不是坏事,衣食住行都需要。就连我,收到大额稿费时也很高兴。文艺事业受到海水包围和冲击,不景气,靠企业、商人赞助不是办法,国家应该拿出相应的政策,投资于文艺事业。而我们的作家,不能一眼看稿纸,一眼看人民币。单靠稿费不能生活得很好,所以还要提高稿费的标准。…………… 106

采访人物:吴冠中

媒体戏称吴先生住在螺蛳壳里。而被吴先生称做“下蛋的窝儿”的家,是20世纪90年代初搬进来的。在这个袖珍书房里,吴先生完成了他文集里许多重要篇章。虽然我的镜头里没有我希望的具有画面感的顶天立地的书柜,我的心里却有吴先生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的成像。…………… 117

采访人物:徐贵祥

从早期的《弹道无痕》,后来的《仰角》,再到《历史的天空》,如今,徐贵祥终于找到了自我,他把自我的情感和命运同作品人物水乳交融了。作家和作品融为一体,就是最好的创作状态。徐贵祥说,当一个好男人,一个英雄的男人,一个有责任感和有能力的男人,但是,在现实生活中,我可能做得不够,于是,只有托付小说里的人物实现。…………… 142

采访人物:阎连科

说心里话,鲁迅感觉拯救国民的麻木和愚昧甚于医治他们的病体,这是鲁迅的伟大,但到了我这里,我感觉的不是什么拯救和医治,而是生命的无意义。…………… 152

采访人物:于光远

没想到大经济学家的家如此简陋,更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于老是坐在轮椅上与我们见面。坐在客厅里等于老。刚刚午睡起来的他看见来了这么多年轻人,甚为开心。与我们交谈的话题也都是电脑、博客、手机之类的新鲜事。…………… 159

采访人物:张召忠

这么说吧,今天如果不生活在未来,那么,明天,你将生活在过去。要想掌握未来,就必须了解未来;要想赢得未来,就必须把握未来。我们一只脚的脚尖刚刚踏入工业社会,另一只脚还深深地陷在农业社会的泥潭里,而眼睛又不

得不紧盯着信息社会。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和现实。 166

采访人物:周国平

我认为,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言论自由,每个人都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眼中的那一段历史呈现出来。不怕彼此有差异和冲突,这是正常的,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,怎么可能记忆和认识都一致?曹先生把我告上法庭,事情既已发生,我也只好应对。 180

采访人物：池莉

池莉，著名作家，湖北省文联副主席。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。

著有《池莉文集》（七卷）、小说《烦恼人生》、《不谈爱情》、《水与火的缠绵》、《来来往往》、《小姐，你早》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。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，有各种文字译本。

采访手记：

博客不是池莉想要的硬盘

2006年5月上旬，作家池莉的“往事与随想”散文集《熬至滴水成珠》出版，我第二次采访了她。这篇文章发在5月10日的《北京晚报》上。当时她说：“我开了博客。我不把博客当日记，博客只是我的最大的硬盘，最快的邮局。”最初，池莉中意的是博客的实用、好用。

此后不久，网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我：池莉关掉自己的博客了，因为博客给她带来了不安全感。

池莉2006年2月在新浪开通博客，6月即宣布关闭博客。她在《在关闭博客之前给我读者的信》中宣布，自己把博客当作个人平台是一个天真的错误，在她看来，“博客像一个没有篱笆的院子，大家‘高度自由’地乱窜，反倒让身为写作者的作者自己失去了‘自由’。”

池莉希望“博客是工具，是最大的硬盘。是快递邮局和个人告示栏。”但现在，池莉发现博客并非如她所愿。“首先，它不是我想要的硬盘，我储存的东西，不一定是读者想要看的东西。”以前，收到读者来信，她尽可选择地回信。“可博客上不行。你不回，有人不高兴、有人哭、有人骂，像个疯人院……我是人，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。于是，我就努力做着‘疯人院的院长’，安抚所有的情绪。但事实上，我的时间是不允许我这样去做的。”

相关的报道，采用链接的方式提到白桦、高晓松、徐坤，而且借作家徐坤之口作出了“作家博客基本上坚持不下去”的预测。

在这一点上，作家的承受能力远远比不上明星。明星靠博客来传达自己，吸引观众。而作家不同，他们需要作品立身，作品说话。作家需要安静，需要默默地创作。

身为作家的池莉，身为全国人大代表、省文联副主席，公务加上繁重的创作任务，本来就难以拨冗或没有必要写什么博客文章。读者留言如果

——去应付，恐怕池莉也就当不成作家了。当初，90岁的于光远还说过自己想开博客，这样跟外面联系很直接，很有意思。而且特别提到，见池莉、徐静蕾有了博客，自己也想开。如今，这样的局面，于老还有愿望吗？

